

王尚政作品选

思悠悠

诗歌
散文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尚政作品选/王尚政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8

ISBN 7-5059-4860-1

I 王… II 王…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8250 号

书 名	王尚政作品选
作 者	王尚政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22 千字
印 张	4.87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60-1/I.3540
本册定价	12.00 元

► 三联书店第一个公众股东



◀ 影集之一



► 抗美援朝捐款收据

中國人民銀行代收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捐款收據

公元 1953 年 3 月 30 日 字第 48 號

捐款人姓名	王高政	捐位	銀行局長
金額 (天)	人民幣壹仟零陸拾元	金額	壹仟零陸拾元
備註			

中國人民銀行 支行 門牌





◀ 1987 年与郭风先生在福建政协会议上



◀ 1978 年春节与厦门青年作者摄于鼓浪屿



▶ 1995 年与菲律宾老战友相逢于香港



◀ 1999 年与太太
摄于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



▲ 千禧年摄于神农架



▲ 1995 年与太太及四个儿子

我的文学路

(献给新中国三十年)

【编者按：这篇“我的文学路”是作者最新也是晚近最珍贵的文字，写于2005年初，时年八十一岁。这里发表的是第二节“献给新中国三十年”，文后附有作者小儿子写给作者孙辈们一封推荐此文的家书，颇有些趣味，供读者顺带一读。第一节“海外岁月”则登载于作者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作品选《逝水余波》（小说）的卷首。】

祖国呀，你有多少山河湖泊，你的呼唤来自四面八方！但是你的儿子只能落脚在一个点上。我选择了故乡隔海的对面厦门。厦门，那个时候还是个孤岛呀！我们的船冒着蒋介石当时还封锁着的台湾海峡，在夜间进入了鹭江口外的青洲领域，那里和据守在大担的蒋军，仿佛还如面对面那样的贴近。然而，回望后面厦门岛上的灯火，我们都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

在警报和轰炸声中，我们到深田路的组织部登记，又到海口的升平路团市委报到。同其时传来了不远处《厦门日报》记者卢镜仁在蒋机轰炸中牺牲的消息。我体会到了，我选择的是海防前线，海防前线的厦门。就这样，我在祖国的东南角厦门落下脚，一住就住了三十年。回顾这三十年，简单地说：当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的文学道路大体上也离不开这个总方针。如今，我把三十年回忆起来的几件小事、趣事，记述于后。

头一件想起的就是我们举办工人文学讲习班。说我们，其实

那时的文联只有两个编制：主任和秘书。主任管美术、绘画、木刻、书法多，文学、曲艺我这个秘书便得多挑些。我虽在海外也涂鸦写了一些诗和散文、以至小说，究其实，脑子空空的，能道出几条杠杠来，便大多倚靠文联的老理事静吟、黄风兄等。开头，我多做杂务，后来，也办出有点道道了，居然一期又一期地办下去。而我，不瞒你说，确尽心尽力帮着工人作者，找题材出主意，有些地方甚至越俎代庖替作者写了，虽不是好，却也见出当时的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有一次，听到一个运输工人慨言：“穷人也要活得有穷骨，鸡屎落地也有三寸烟。”我听了，喜得直站起来喊道：“这就是文学！”以后，我就有意地在工人的生活语言中去寻我文学的细胞，帮他们组织修改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篇又一篇的歌谣诗文、曲艺说唱，发表在《文艺》或《文学》上，以至还结集出书，得奖立功。年复一年，我都甘之如饴。那时候呀，为人民服务这思想是坚定的呀，而我更有了在孤独生活中找到几位“打虎亲兄弟”的感觉。

举办了一期又一期的文学学习班，自然就有提高文学品味的自觉，从朴实的生活素描进入到文学修养、艺术概括这个新天地，我和工人作者们是在瞎摸着攀登台阶的。好在天赐良机，这时让我有了一个机会上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者代表会议。更没想到，第二天就聆听到团中央胡耀邦的讲话。那时我自然不知道他刚从陕西调回来，也已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政治生涯的，但他的讲话充满深刻的对党对人民的感情，如熔炉的钢水浇铸着一个个代表的心（今天他走了，我的心还是紧紧向着他）。代表会议后，我又留下参加文学讲习班（前身鲁迅文学院）学习三个月，由刘白羽、公木等前辈作家诗人授课。当时驻校的蔡其矫诗人也曾任教，但不是讲诗，却是讲授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结缘于他便是从这时就开始的。领导的讲话和文艺界许多著名学者作家的专题报告，给了我政治和文学的视野豁然开阔深远。我回到厦门工人作者的队伍中，一时只说了一句话：“感谢工人阶级培养了我。”

我在后面还会就这句话展开，来一点议论，但现在还是就我个人历史的顺序往下说吧。

回到厦门文联，或许是组织有意的安排培训吧，我被下放到西山放牛。这于我自是很新鲜的事，我有一篇小说就写放牛，所以不再赘述。这里只写两头公牛两对眼睛的故事。

第一头公牛就在西山，我当时放牧的四头牛，都是母牛小牛，就以一头黑公牛领头带队。它时常硬颈，不听话。有一天中午，赶回家路上，它不吭一声地立在田埂上，我吆喝，抖动缰绳，它就不理睬，后面的母牛小牛觑空儿就到边上吃草去了。我一急又大声吆喝一声，又把手上鞭子猛抽一下，那公牛，依然不动一动，还回过头来，两颗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我。我楞住了，停下鞭和缰绳，不知要怎么办？那公牛明看着我的虚怯，还往边上的草嚼了半口，又噓哐了半声。这当儿，坡上走来一个小孩，细看是东主的儿子蜂仔，他喻也不喻，接过缰索，猛一抖，又喊两声，公牛就听话地开步行了，后面的母牛小牛也乖乖地跟上来。多神呀！赶进牛棚后，蜂仔却让黑公牛绑在附近一棵树干上，那公牛顺下眼睛吃地上一片草。我问为什么不赶进牛棚，蜂仔指着公牛背脊上一凹处说：“牠还未吃饱呢！”

我至今还记着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我不知道在我今后的人生路上，有无勇气再去降伏这样的一对眼睛？

我遇见的第二头公牛的眼睛，是在厦门前线公路的一个斜坡下。那时正是“八·二三”炮战的紧张时刻，我和老友静吟兄骑车采访前线花木兰排回来，顺道经何厝和前埔走一圈。这时来到一个高坡顶，正准备放马向下奔驰的时候，却闻左近的喊声：“停住，对方正往这边打炮，没听见吗？”我们自然得听从民兵的指令，歇下车拐进路边的石头旁。十分钟后才又听见叫：“可走了。”这时车子顺坡而下到一拐弯处，见一头公牛歪倒在公路傍，一只右前脚半仰着，连根儿浸在血泊中。顺着右前脚往上看，是一对求助的低

垂的痛苦眼睛，斜斜望住我们。我刹了车，想探望牠一下，但一时又不知能做什么。此刻前面老友的车已拐弯走远，我也就放开刹掣飞走了。

至今那对痛苦无助的眼睛，还时常出现我眼前，在我沉思的时刻，在朦胧的睡梦中，我想在我生活中若再出现一段相同情节，我会否清醒地问自己：你这时候会不会停下车来，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受难者作点什么？

说完两头公牛的眼睛，我得回到我的文联岗位去。五八年“八·二三”打响的炮战，以后持续了好几年。这几年中，有许多全国慰问团到厦门前线来，还有好几个著名的作家、演员也陆续到来慰问和体验生活。这对我，本是一个忙碌招待和结交文友的好机会。但事实却不如想象的美妙。由于我的级别限制，还由于自己的交际能力较差，像田汉、丁玲、刘白羽这些名人来，就够不上我出面了，他们自有市委高层和部队首长接待。只有直接介绍到厦门文联来的，我这文联秘书才多少派得上点用场。回忆起来，也颇有几位名家的，如秦怡（当时著名影星）、萧珊（译作家、巴金夫人）、陈伯吹（著名儿童文学家）等。我陪他（她）们上最前线的云顶岩、观音山、虎山观察哨……这些普通人不能到达的地方。我看他们采访和询问战士的前前后后，自然也学会到不少新的知识和人生的应对。但是，我的木讷和呆滞却使我连和他们拍个照或留个通讯地址都没有，此中，怕还有自我菲薄的因素。只有陈伯吹老先生主动的了解我的习作情况，我把当时构思的初稿《前线中秋月》拿给他看，他进而把写短篇小说的要点，如主要人物的思想线索、从哪里开始、怎样发展、结尾等，帮我前后理了个顺。陈伯吹说得很诚恳、中肯又婉转，如今他早离去了，但我还时时惦念着这位诚挚平实的老伯。

以上也可说，我回国后几年，都经历了工农兵三方面的一些洗礼，尽避肤浅得很。除此之外，在国内工作更少不了的要参加各种

运动。它们的名称我实在记不清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这里记起的只是全国性的几个大运动。第一是抗美援朝。美军在仁川登陆，一味进攻的朝鲜军被拦腰切断。关键时刻，毛主席下令：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说实话，那时候，刚建国，许多部队还在西南、南方剿匪中，在开赴西藏途中，飞机也没象样的一个中队，那真是气壮山河的决定呀。全国都要动员起来了：抗美援朝！我力所能及的，便是赶快写信给我在菲律宾的兄弟、朋友，要他们捐款，买飞机。那时，我还在团市委，三天五天，银行就派人来通知我接受“菲律宾一群爱国青年”的汇款，并办理捐献的一张张手续。我便成了机关里抗美援朝的有名代理人。

抗美援朝以后，便是开展“三反”、“五反”。我在生活里似已得先机，早于五四年十二月便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讥讽时弊的诗《快乐的盗窃者》。今天，这类盗窃者还更升级百倍千倍地盗，公公开开名正言顺地盗。这是后话了。

在规模浩大、针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序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一介小小知识分子，只凭着疾风知劲草的感觉，于五七年六月十三日发表了颇震动一时的舆论杂文《一瓢冷水》，开宗明义曰：“我准备了一瓢冷水，要送给那些头脑发热的先生们。”

曰：“一个人要能看清自己，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今天正当争鸣齐放时光，我的面前摊开着几份报纸，耳朵边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知怎的，青年时代那种想探究自己有几份仪表、几分丑陋的思想不期然地闯进脑子里来了。你是丑是美？有几份姿容？也该是正确估价一下自己的时候了。”

曰：“先生们，我对于二十世纪唐·吉珂德的余勇并不太感兴趣。……我不能容许我的国家、我的家庭做了野心家们的赌本。老实说，我尊重你们，也看不起你们。”

可以说，那时候百家争鸣一开局，我就看到了一个乱局，我天

真地想吁请各方清醒自制,各取一瓢冷水。但堤已决了,我这小小的一瓢冷水又能济何事?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决堤竟演变成灾难深重的反右运动,多少善良人家被淹没进去,以致今天还要传诵着“往事并不如烟”、“往事未付红尘”!我不敢说,我早已看透了这场运动的开局与结束,但我以为,学文学的人要紧的在于对事物能及时过滤其表面现象,把握时代和生活的真正脉搏,这是一个有正直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必须与生俱存的,更不必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在这场运动中被要求写了多少关于海内外亲朋的证明或所谓检举,这是给我学习文学的一张张试卷:那里面需要有真正的忠诚和勇气,既要顶挡住八级风暴的冲击,又过得风和日丽循循善诱的软功。

从“反右”到“社教”到“四青”,中间又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这里我还得补叙几件纯是私人又是要紧的事。

第一件是1954年国庆前夕我和窦丽环举行的婚礼,用我妹妹的谐语:“工人阶级”进了我家。在婚姻问题上,我如一般青年一样,遭遇过许多挫折。最典型的一次,我和对象都谈婚论嫁了,却受到组织的干预而分开。简单地说,我不是党员,而她必得回到党的组合去。那时我已三十有零,失落是可行的。我接受了阿金老人的意见,找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我提出几个条件:一,不是出身复杂的家庭;二,要认得几个字的;三,容貌一般过得去的。这样,我便在阿金邻居乌花姑家和丽环小姐首次见面了,以后有几次公园的约会。我知道那时她正读着双十中学,解放后因向工农开办初中,她们这一届都要提前毕业的,她正面临报考哪个专业。我,前后了解了她的生活后,很同情她的苦难童年和抗战胜利后当印漆金银纸的工人岁月;她仿佛也是我在南洋少年时代朦胧追求的一个无产者对象。因此,在三五次见面后,我就对她提出:愿意和她结为夫妻,有一个条件,在她读完专业之前,必须和我举行婚礼。你知道,我经不起再受挫折。她默默地点了点头。我高兴,但

又未很落实。我选定了五四年国庆节前夕的晚上举行婚礼。那天,她迟迟才来到,因为她要先参加学校的庆祝活动,接着才回家换上一件短袖的红花衫,那件红花衫是她为这个婚礼而准备的唯一“嫁妆”。我呢,除了欢喜得流泪外,却连一个戒指或一块手表也没准备。事实上,我们真是傻傻的一对,第一夜的处女红都傻傻地对视了半天。而她,真的是实践了她的许诺,在鼓浪屿读普师的三年多时间里,生下了三个儿子;分配到厦门新华小学教书时,又诞下一个。在要生第一个儿子时,半夜里水囊破了,她还奇怪着今晚怎么会尿床了。怀着四个儿子的时候,她经常因为生理性昏厥而惊动同学;产了儿子,休息不到一个月,又急着要去上课。那些岁月,我除支付孩子奶妈的开支外,竟不懂得为她买一尾鲜鱼或一只母鸡。她的少女的鲜红两颊,如今已悄然淡去,我懊悔没有及时吮吻那两朵鲜红、纯洁的从未上过化妆脂粉的双颊。

也许都只是巧合,自从“工人阶级”进了我家,果然有了几次“福星高照”:除了上面讲的,我出席五六年的全国青年作者代表会议,接着又参加了第三期的文学讲习所,1960年我又和工人作者吴福兴、厦门日报摄影记者李开聪、南曲老艺人纪经亩出席了全国三次文代会,那真是极一时之盛的国家领导人和全国文化精英的荟萃。在这次文代会,我较深的结识了省文代的郭风和张贤华。以后,郭风还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协和结识几个刊物的编辑。

回到厦门,文联陈主任耳语我一个任务:1962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届时全国定会掀起纪念高潮,听说省里文化界已在作动员准备。老王,你是否开始阅看一些材料并酝酿写点什么呢?我默默地点一下头。

我用古文体写下这一首长诗(他们或称诗剧或称清唱剧),正名《还我河山》,副题“为纪念郑成功复台三百周年作”……(注:详见本选集)。

我在此大体上重刊了《还我河山》原作。四十二年后的今日,

评论家潘亚瞰先生为文称赞该诗是爱国主义经典之作，这引起我，它的作者的重加审视。我认为，潘先生所言并非应酬之语，乃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了一篇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作品。多谢潘先生，使我温故而知新。我的温故，只要能写出好作品，这个世界便不会埋没你，钻石、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至于知新，什么是新呢？即使今天潘亚瞰为该作说尽了好话，也难让它再起死回生了。它在诞生的时候，曾得厦门歌舞团杨炳维先生青睐，为它的“序歌”、“箪食壶浆”及“还我河山”几节谱了曲，并在纪念当日盛大演出。虽得一时群众和文艺界之重视鼓掌，然而止于此矣，它之价值，谁还顾得及去细究探索？我因此懂得，作品含金量固是基本要素，机遇、包装和宣传更是缺一不可。贝慧的《上海宝贝》都可以风行一时，你能说它只是靠性的吸引力吗？余秋雨晚近写的《千年一叹》和《借我一生》可以不眨眼的一印就是25万册，固然有他的写作功力和文字华彩、炫耀中西文化的花花草草，但你找得出哪一章哪一篇够得上称是传世之作？

责之己又如何？我零一年出版的《也曾走过灵山一段路》薄书，印数只及人家最末的三四个小零头，拿了35本，几经请求，想放在香港三联书店的门市部和读者见几天面，三联当局最后还是不批准。书还未上架就给判了死刑，真不知何滋味！说起这个三联书店，我倒想起一桩往事来：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离菲往国内，途经香港，前去《华商报》拜访老友杜埃。杜埃说：来得是时候，有家刚成立的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正在招股，你认一股吧！我口袋的钱全部掏出，买了一份，收据编号恰是0001。五十多年后，老妻不知从哪里翻出这张黄皱皱的收据来，正巧读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小儿子在边上，看着收据上几个签名人十分眼熟，便影印了一份拿去考证。第二天，儿子兴冲冲打电话对我说：老爸，你知道这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什么来头吗？它正是如假包换的三联书店呀！你可算得上是三联书店的第一名公众股东呢！

这时到了1969年，文革的疯狂岁月，我们一家下放到几百里外的云霄县火田公社下楼大队，这还是托老妻“工人阶级”之福，下放一个较靠近县城的大队。她本来是学校革委会领导之一，不必下放的，为了照顾我而和全家来了，而我们还带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美誉。在和农民的日常劳动中，和接触农民的艰苦生活中，我们的头脑确实清醒了好多，农民的朴素思维方法给了我许多新的启迪。当时最突出的一件事，五队开荒种了一大片的柑桔园，都累累结满小果了，工作队却附和着邻近三队个别干部的意见，提出不符合以粮为纲方针，要砍掉重种粮食。常来队部找老妻闲坐的蕃薯妹这天到来问说：“你家今天煮饭未？”老妻说：“正煮着，要多一阵过过火呢。”蕃薯妹说：“你把火熄了，把饭掏出来，我去家里挑两、三块田薯来，你们换着吃一顿吧，也算下来和我们同甘共苦。”看着蕃薯妹又是说笑又是认真的样子，老妻说：“也许拿田薯吃换个口味是不错，但未免冤了我这顿白米饭，得不偿失。”这时蕃薯妹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要砍掉柑桔园种地瓜的主张，不正和我要你把煮一半的饭熄掉换煮田薯一样的歪理？现在的社会流行着许多歪理，我们不是读书人，说不过他们。不过，你们瞧瞧，这柑桔园的事，还有得拗呢。”

果然，这件事后来成了我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和上面派来的工作队队长之间争拗不休的嫌隙，我几乎成了东片几个大队宣传队的斗争对象。

事件终于在上面的调停下过去了，这倒不是我坚持蕃薯妹主张而胜利，而是五队的农民自发起保卫柑桔园的行动，日夜派人守护着，颇有点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事后，我时时说起那一天蕃薯妹站在大队回廊上的一段话：“你看前面大漳水哗哗流过，水上走着船，好畅心怀。你可不知道，在你们来之前，这里时常发大水，大队部周围都淹了，那时却争论着是筑堤呢？还是疏浚山前山后的溪水河床？现在看来，筑堤和疏浚都少不了，办事

情可以有先有后，可决没有一条死理执到底的，都要有平衡，有商有量。若不是当年办好两头事，哪有今日这通航千里又灌溉万亩的大漳水呢！”

蕃薯妹关于当前流行着许多歪理，提出平衡各方利益，有商有量，我恍然觉得这不很有哲学味吗？这个蕃薯妹的哲学呀！

我书生气十足的写下一个题目：关于平衡。

一个月后，我接到通知，到北部一个深山老林的公社去当工作队。工作队只有三个人，两个都是附近的本地干部，独我是一个是厦门下放来的。我倒没有联想到这有什么惩罚的意思，只知道未来一段日子怕不好过了。这里我插说一小段笑话：下放前在厦门过的日子也颇辛苦，老妻诞四个儿子都吃不上两只鸡，平日生活都靠老岳母上街市摊档买点荤菜什么的，虽然间中有点侨汇票调剂，日子过得不算特别艰难，但绝无奢华可言的。下放来农村的那一天，在县城吃到久违的糯米粥配皇饱，又不要粮票，一家大小，真是放开肚皮美吃了一顿。此后，落户在下楼大队，距县城三、五里路程，搬家时恰又携来一部三手货的女式伏狮牌脚踏车，这就好了，三天五天，我便载着老妻往县城去，一路颠簸摔跤，总也买回来青青的葱蒜、红红的猪肉鸡鸭，还有活蹦乱跳的大头鲢鱼、肥美的大青蛙，都装在一个深底的竹篓里带回来。这些美味佳肴是住厦门时想都不敢去想的。当背着好奇的农民猛吃的时候，我忍不住对老妻孩子扮鬼脸说：“说是下放和农民吃苦，却是三年的困难一日尽弥补呢！”家里跑来了一头流浪狗，硬是来结缘，牠也懂得要大口大口地吃那些残羹剩饭，不吭声地吃。

我那时也预感这样的日子过不久的，果然，一下子就通知到深山老林的大队去了。我也准备着过这一着的。在乡村艰苦的日子里，没想到这艰苦会这么深。从第一天起，我便尝到了滋味。稀米粥倒是有的，什么盐配小菜，你猜一猜？腌萝卜，这很普通嘛！你尝一尝，噎！天呀，全是蟑螂屎腌出来的。十足蟑螂！我呕也不

及，这顿早餐就算饿着过了。可没想到，午餐晚餐，照旧如仪；接下去的两天也没有个改变的样子，像特地让我知道：有了三顿稀粥已是人间最大福分了。两位本地干部，请下假回家去转了两圈，过一宿，再来还未晚，独我这个下放干部得坚守岗位呢。守到第三天，整日下着雨，看见路口一个穿雨衣矮墩妇女朝队部走来，有点面熟的，细看，竟是老妻。老妻进门，脱了雨衣，放下手中一尊小瓶瓶。呀，竟是一瓶的猪肉豆豉！我倒装沉着：“你自己一个人来的？那溪口不是一下雨便涨水吗？”其实我早看到了她卷起裤管的双腿。老妻说：“自小涉水惯了，你知道的！”是的，我早就听她说，有痼疾的父亲饿死后，她才六、七岁，就得去舅父母家靠近厦大的下澳村种田。舅父母家有两亩叫莲花田的，水淹到膝，她得涉水去拔草施肥；收冬季节，她得在水中捆绑刈下的禾稻，抱着去田边给大人们摔粟。今天老妻说得轻松，好象她送一瓶油炒酱肉给我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老妻坐了一会，知我农事工作也不多，也没喝口水就走了。这中午，我独自就稀粥配豆豉肉，不觉就忍不住流下了泪。这已是第二次。三年前在集美参加建水闸的劳动，随着潮水的涨退，抢时间挑运海坭，时常是在半夜三更，或是五更晨早，这于我孱弱的身骨，确是十分艰巨。况且，那时我刚做完疝气手术，休息不到十天半个月，就给集中到这侨校宿舍来了。那天劳动过后，正洗着一身海坭的时候，老妻提着一格子东西来，我才记起是星期天，我说你没读书也休息一天吧，她说：“没事，给你弄两腿免肉。”我们就拣侨校球场看台有一棵凤凰树下坐着，我猛吃起来，那免肉正好滋补我手术后的虚弱身体。近午的太阳和掠过操场的凉风，好象在给我身体助力，舒畅极了。她收拾好饭格子，看了我一回，转身去了。走几步，又回头望了我，才径自走了。我望着她远去的矮壮身影，略向外弯曲的双腿和敏捷的步履，记起她母亲说过，那是她从小挑呀压呀造成的。我忽然一阵激动上来，忍不住落下了泪。这是第一次。都是在她背后。不过我记得，她也有一次，当着我的